



中国电影出版社

013040716

I247.57
2574



从36块的土鳖到63亿的教父

中国合伙人

周智勇 张 冀 编 剧 锦 琥 改 编



北航

C1648409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47.57
25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合伙人 / 周智勇, 张冀编剧; 锦琥改编.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106-03656-0

I. ①中… II. ①周… ②张… ③锦…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1491号

责任编辑: 陈昌业

封面设计: 陈飞

版式设计: 王国蕊

责任校对: 刘婷

责任印制: 张玉民

中国合伙人

周智勇 张冀 编剧 锦琥 改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电子邮箱 zbs@chinafilmppress.com(总编室) tougao@chinafilmppress.com(投稿)
cfpygb@126.com(邮购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规 格 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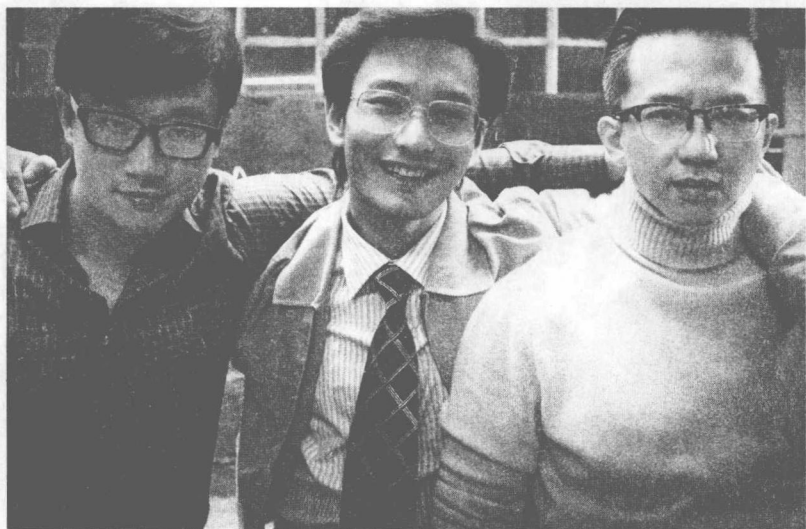
1/156千字

北航

C1648409

书 号 ISBN 978-7-106-03656-0/I·0840

定 价 30.00 元



他们相识在希望遍地的八十年代，
相识在孕育梦想的燕京大学，
一个土鳖
一个海归
一个愤青
在肆意的青葱岁月里彼此情比金坚
却在人生高峰的暗影里割袍断义……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梦的起源 / 1

美国！我要去美国！去改变世界！

第二章 偶像兄弟 / 13

兄弟，那是只有自己能欺负的！

第三章 恋爱必修 / 23

大学时代，可以什么课都不修，但是，恋爱课必定是要修的。

第四章 爱的代价 / 35

一个母亲花二十年时间让他的儿子长大成人，
另一个女人只需要用 20 分钟就可以让他变回傻瓜。

第五章 成功之母 / 43

成东青知道，白天鹅是对癞蛤蟆有点失望了，现实的困境已经让白天鹅失去了从前的骄傲和优雅，染上了湖边成群结队为了吃食儿成天奔忙的土鸭味儿。

第六章 命运转折 / 56

Lucy 说她的录像机现在只剩下快进功能，她想回美国，因为行李已经够多，带上王阳会超重，所以她跟王阳分手了。

第七章 被迫下海 / 68

他们还不知道，*expel* 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开除，成东青苦笑。

第八章 渐行渐远 / 80

兄弟，就是在你需要肩膀的时候还会给你后背的人！

第九章 三箭合一 / 91

我们老家的规矩，出远门回来，剪了头，才能进家门。

第十章 梦想起航 / 102

我们应该把这里办成一个学校。
学校的名字，就叫做“新梦想”。

第十一章 领航梦想 / 114

“新梦想”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

第十二章 平地波澜 / 129

“新梦想”前面是什么，我看见了。我留下来不是为了你们，是为我自己。

第十三章 新的招牌 / 137

成东青第一次和孟晓骏不欢而散。

第十四章 神的弱点 / 146

孟晓骏只觉得自己的心已经碎得人想哭，那种打击和伤害，是他认识到自己的 *stage fright* 以来，最深最深的。

第十五章 裂隙初现 / 157

王阳由衷地夸奖：“很好吃。”眼神难得这么正经，透着多年未见的温柔，诚恳无比。

李萍很开心的样子，红着脸给王阳添了一筷子菜。

第十六章 上市之争 / 169

你丫要上市不就是想让自己的财富增值吗？不就是想要更多的财产吗？老子赏你，你给老子闭嘴！

第十七章 梦想巅峰 / 182

成东青没有鞠躬，这一次的演讲，不适合谦恭，也不适合亲民和宽容：“砸够了吗？”成东青声色俱厉，充满了作为一个校长该有的威严。

第十八章 乾纲独断 / 193

“不知道，我还在等。”这个回答，简直就是等于耍流氓。

第十九章 一剑穿心 / 204

成东青和孟晓骏都没走，空荡荡的宴会厅里，只剩下他们三个，心有默契般地都留了下来，坐在一桌。

第二十章 渡尽劫波 / 214

王阳顺手将半掩的门整个推开，向旁边让开半步，孟晓骏拎着行李，站在门外走廊，看着办公桌前的成东青，一脸的风尘仆仆。

尾 声 / 223

有时候，他会回到过去，想起那些闪亮的日子，想起那些温暖而富足的时刻。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你只能做到，不让它们刻在你的心上。

第一章 梦的起源

美国！我要去美国！去改变世界！

“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开公司。”王阳新婚感言后半段说了些什么，成东青完全记不得了，只记住了这一句当着满堂宾客说出来的让他感到一阵阵锐痛的话，或者，这些都是有预兆的，只不过成东青一直在回避，或者说逃避去面对。

王阳、成东青和孟晓骏认识得有二十多年了，一起合伙创办“新梦想”也有十七八年了，可他在婚礼上，说出这么一句有些后悔共同创业并暗示分道扬镳的话，成东青即使将百般滋味都咂摸一遍，也咂摸不出和这句话一样的味道来。

孟晓骏给了成东青一个美国梦，美国梦牵引着成东青认识了苏梅，而苏梅实实在在地导致了“新梦想”的诞生。

当年，一起上学，一起泡妞，一起做梦，一起创业，一起挨穷，一起发财，一起成功……成东青和王阳、孟晓骏已被业内称为完美无缺的铁三角，是他们精心哺育了如今的“新梦想”。可是，王阳在结婚的大喜日子里，却说出了意味着要抛弃“新梦想”、

背弃兄弟之盟的话。

刺痛——深深的刺痛，已贵为中国“留学教辅”的成东青有一种被回忆出卖的剧痛感。

犹记得第一天踏进燕京大学门槛的光景……成东青的传奇从此开始。

那一天，天很蓝，正是阳光最好的时候。

成东青作为一个复读了两年，连续参加了三次高考，才得以高中的大龄农村土鳖青年，背着巨大的包袱行李，站在宿舍楼下，由衷地感叹，燕京大学果然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看，连示爱都得是英文的、名家的——这是后来孟晓骏告诉成东青才知道的，还得声情并茂地背诵出来。

好吧，作为一个因为英语成绩太差，从而导致前两次落榜，最后不得不硬生生将整本英语词典背下来的土鳖，成东青表示：很有压力。

"When we two parted (昔日依依别)

In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无言)

王阳一手扶着栏杆，站在三楼窗外的小花台上，对着楼下路过的不知道哪位女生深情款款地，恨不得将心肝儿掏出来似的，

"Half broken-hearted (离恨肝肠断)

To sever for years..." (此别又几年)

楼下经过的女生们纷纷叽叽咯咯地笑着跑开了，成东青左右张望了好几回，才在树下发现真的有一个女生停住脚步，仰起头来看王阳。

王阳显然得意非凡，“诗意”越发勃发，隔着两层的高度，连身子也俯下来，似乎这样就可以拉近一点距离，更完美地表达出

拜伦情诗的含义：

"If I should meet thee (多年离别后)"

After long years (抑或再重逢)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相逢何所语)

With silence and tears." (泪流默无声)

眉目阳光，姿态帅气，英语流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好吧，还很风骚。这就是成东青对王阳的第一印象。

不过，这个印象很快就被孟晓骏打破。

“兄弟，大中午的都在睡觉呢，别犯病了。”孟晓骏从四楼探出脑袋的时候，这尊容实在不符合他的家学背景，倒是安抚了成东青的心，就这蓬头垢面，一副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样子，土鳖成东青也能收拾得比他精神。

“兄弟，大中午的，别做梦了。”王阳什么人，岂是随便谁一句话能够消停的？拉足身条伸长脖子仰着脸盘，对着孟大才子吊儿郎当地回了一句。

谁都没想到这一句话最后产生的蝴蝶效应，竟然深远到二十多年后的美国证券交易所。

“Idiot.”这是孟晓骏骂的，这个成东青知道，背过，白痴嘛。

“Asshole.”这是王阳骂的，成东青也知道，背过，呃，不是什么好词。

“Merde.”（法语，屎）

“Vas te faire enculé.”（法语，去你妈的）

“Mistvieh.”（德语，屎）

“Misthund.”（德语，畜生）

“Stronzo.”（意大利语，混蛋）

“Morti toi.”（意大利语，去死吧）

“痴线。”（粤语，神经病）

“扑街。”（粤语，去死）

好吧，后面跟出来的这一串显然体现了他们被录取的西语系的
最大特征，成东青恶狠狠地琢磨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到底有几
国语言，宿舍楼里已经开始叮叮咣咣地摔盆子、摔碗了，表达着
午睡被打搅的愤怒。

孟晓骏显然也被王阳的三不着四触怒了，探出身子恶狠狠地
加了一句：“孙子！”

“你大爷！”王阳不甘示弱。

Sun Jean？成东青被之前的那串完全弄不明白的单词弄得有
点晕乎，站在楼下陷入苦苦的词汇搜寻当中。

楼上却不客气了，抄了饭盆、勺子、碗，开始上演全武行。

王阳显然是孙猴子，闪转腾挪，躲避四面八方纷纷来袭的各
式“暗器”。

孟晓骏转眼间成了菜园子张青，一言不合，就咄地发出一枚
不锈钢圆勺镖。

“严禁持械斗殴！”宿管大爷中气十足的一声巨吼才将成东
青从镖林箭雨中解脱出来，池鱼哀嚎了几声都没能阻止的“斗殴”
终于消停了下来，成东青脑门已经被砸得青肿，铺盖背包脸盆水
瓶滚了一地。

“不好意思啊。”孟晓骏也反应过来误伤了围观群众。

王阳倒潇洒，翻过栏杆直接从花台上跳了下来：“哥们儿，对

不起，没事儿吧？”一弯腰的当口，长发拂过成东青的脸，遮去了大半阳光。

等到孟晓骏下楼帮“伤患”扛行李，王阳已经“主动”请缨，帮忙去打了壶开水算是赔罪，一路晃晃悠悠提到成东青宿舍，冲着扛大包的孟晓骏龇牙咧嘴地笑：“不打不相识啊，兄弟。”

喝着酒的时候，成东青的那点子复读奋斗史就被扒得底儿掉了。

“哈哈，这就是你认为的最好的方法？哈哈”王阳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世界上还真有你这种傻人，难怪会傻呵呵地站在那里挨砸，哈哈。”王阳捶胸顿足的模样简直要把心肺都笑出来，“背下整本词典？你还倒背如流呢吧，来来来，哥哥我考考你，那谁，词典呢，来一本。”

“自己拿去，你爷爷没空。”孟晓骏显然还藏着对王阳的气，扯过啤酒瓶，直接对嘴喝了一气，递过去给成东青，“喝，别理那个高山族，*Not our kind heart will be different.*”

好嘛，成东青就算喝得再醉，这句话也听明白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

“王阳是外国人？”成东青瞪着一双醉眼歪过去看王阳，嘴里念叨着，看上去确实呆气十足。

“高山族！高山族！知道么！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啊，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安…安…安…”王阳也不找词典了，凑到成东青耳边可劲儿嚎了一嗓子，差点被孟晓骏的拳头砸到鼻梁。

“安什么安，高山族，我看你是泰山族！人猿泰山的泰山族！就为了留个长发，撒这么大的慌，你也不怕等学校查清楚了把你劝退！”孟晓骏吼了回去。基本上任何人跟王阳接触，都能被他

那一身的愤青气质刺激到，难以克制地嚷上一嗓子。

自从成东青的高考史被王阳那个大嘴巴传出去后，成东青就背上了“二东子”这个代表着傻气和憋气的绰号，直接导致了二东子先生惨淡的大学爱情生活。

成东青知道自己的大学生活来之不易，要不是自己给族长、村长们磕了那么多的头，老妈给叔叔、伯伯们行了那么多的好，成东青别说来燕京大学，就连复读，都没可能，成东青很清楚。

“知道孟晓骏为什么端着那张臭脸吗？”王阳一手提着热水瓶，一手勾在成东青肩上，长头发扎成马尾拖在脖子后面，脚上的拖鞋踢踢踏踏的，搁到大街上就是一二流子造型。

作为兄弟，王阳和孟晓骏的“历史”对成东青来说，也不是秘密了，只不过，不同的是，作为聪明人，王阳和孟晓骏的那点“历史”是靠他们俩相互揭发扒出来的，和成东青这种，就差没交代当初磕了多少个头才得以复读的“二东子”不是一回事。

“为什么？”成东青这两天也跟他们熟了，虽然还是有点内向害羞，但至少不用非要喝点酒才敢讲他那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了。

“那孙子想考清华——理科，被他爹死押着考了燕京西语，他最后半年都没复习，憋着要复读呢，谁知道还是被录了，你说他郁闷不郁闷？不过我看他也是读书读傻了，答题的时候直接交白卷不就铁定复读了，哪至于要上了燕京还扮忧郁呢！”王阳一说到孟晓骏的痛处，嗓门就不自觉地高了八度，带着几分揭人疮疤的得意，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一个傻子只能衬托一个聪明人，在成东青面前，王阳和孟晓骏那就是天生的冤家对头，怨不得王阳啊。

“王阳……”成东青的反应颇为奇特，不像王阳那么幸灾乐祸，也没有为孟晓骏惋惜心痛，倒像是背后说人坏话被逮住了的难为情。

“嗯？”王阳向水房张望了一眼，“快点，那帮孙子要下课了，赶紧的，晚了又得排长队。”说完就想扯着成东青跑。

“刚才孙子说谁呢？”成东青没扯动，孟晓骏倒是来了，刚下课，提着热水瓶也往水房去，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语句陈述得十分自然。

“孙子？孙子在哪？”王阳什么人，怎么可能上这种恶当，一转脸就端上了笑容，“晓骏打水哪？这么早就下课了？今儿上的啥？比较文学？”

成东青背后说人被活逮，脸一直红到脖子：“对不起啊，晓骏，刚才，刚才孙子说你呢。”

“嗯，果然是孙子在说我。怎么，孙子，爷爷这么惹你惦记？”

王阳气得两眼发直，一直走到水房门口才缓过劲来。

“东子，和别人背后骂我孙子……你懂的。”孟晓骏塞过热水瓶时相当坦然，一点不好意思都没有。

好吧，我错了，成东青默默地接过热水瓶。

“东子，你故意给我对头递话茬挤对我是孙子……你懂的。”

王阳当然也不会客气，理所当然地抱着胳膊站在了树底阴影下。

好吧，还是我错了……成东青认命地抱着三只热水瓶，默默地排队，默默地打水，心道：虽然苦，但笨人跟着聪明人混总还是比较有前途……我懂的！

“嗨，《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看过吗？”斗嘴一战得到最终胜利的孟晓骏没那么小气，主动和盘剥东子的地主二人组

之一王阳搭话，其实抛开互相占不到便宜这一点，他和王阳还算是志同道合颇有共同语言的那一类。

“废话，1970年的初版。”没有几斤几两，能好意思在燕京西语混？王阳撇嘴。

孟晓骏笑了，没出声，嘴角一抿，有些坏坏的，总让人觉得那里面带着高傲的轻蔑与不屑：“我有最新的第三版。”

王阳两眼一瞪，噎在那里没吱声，孟晓骏又接了一句：“我亲戚刚从美国带过来的。”好吧，孟晓骏还算善良，没问“想看吗”之类的屁话。谁不知道孟晓骏的书是绝不外借的，这么炫耀，简直就是无耻！

王阳忿忿地，成东青拎着三只热水瓶走到树下，奇怪着两个地主的斗鸡气场，正琢磨着到底是赶紧溜以免遭池鱼之殃，还是劝解两位地主大人放下人民内部矛盾，突然就被王阳勾住了脖子，笑嘻嘻地问：“东子，告诉哥哥，你最想去哪？”

其实王阳不比成东青大，但是，地主二人组说了，人的大小，那不是以生理年龄来界定的，而是以心理年龄。好吧，成东青虽然没搞明白，为什么大了两岁的自己要叫王阳哥哥，但是也没反对王阳自称哥哥，因为反对也没用。

“最想去哪？”成东青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孟晓骏，有点怕踩了哪位地主的雷，想了半天，还是打算实话实说，“天安门，行吗？”后面两字声音很轻，带着点息事宁人的讨好。

事实证明，诚实的孩子虽然好，但是，还是要吃亏的。

“天安门？哈哈哈……”王阳爆笑，就连孟晓骏也没忍住，撇过脸去，憋得脸上都抽筋了。

“我的二东子哎，你去北京城满大街问问，现在啊，十个里

边儿有九个半都想去美国！”王阳的话恨不能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扯着成东青的耳朵嚷嚷，“剩下的那半个啊，只能是你这样从原始社会刚出来，下山时后脑着地的。”

好吧，成东青没打算对王阳毫不掩饰的嘲笑纠结——其实是怎么理解那句嘲笑。

美国？美国很好吗？

孟晓骏很快就给了成东青答案。

燕京的孟晓骏，从来都是众人瞩目的中心，男的，女的，崇拜者无数。

孟晓骏最惯常的状态，是坐在众人中心，由一大圈像成东青这样用崇拜目光注视着的人围着，再由孟晓骏的青梅竹马——良琴坐在一旁弹奏钢琴，或者放一点流行音乐的磁带做背景，大家听孟晓骏读书，读沙翁，读泰戈尔，读海明威，读托尔斯泰，读大小仲马，也读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

“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我坚决相信，我们惟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一种无名的、丧失理智的、毫无道理的畏惧心理。它能把我们搞瘫痪，什么事也办不成，使我们无法由退却转为进攻。”孟晓骏即使引用名人说过的话，也能让人觉得他才是原创，那种气度和自信，简直让人折服。

成东青照例给孟晓骏续上水，用王阳的话来说，这种拍孟晓骏臭马屁的事，只有二东子做得妥帖自然，没有一点难为情和不好意思。

孟晓骏从来不会因为同学伺候自己而有任何拘谨，端起茶水时的泰然，让人觉得，这种光芒四射的人物，即使把他捧到云端